

方言中的“掬”和“蠹”

□夏孟珏

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载：“西南四百里，曰昆仑之丘，有鸟焉，其状如蜂，大如鸳鸯，名曰钦原，蠹(hē)鸟兽则死，蠹木则枯。”词典解释：蠹：蜚，就是有毒腺的虫子刺人或牲畜。这段话是说，昆仑山上有叫作钦原的毒鸟，样子像蜜蜂，体型却如鸳鸯一般大小。鸟兽若是被它蜇了，会立即死亡，即便是草木，被它蜇了也会迅速枯萎。

词典是按普通话来解释的“蠹”字，就说成是“蜚”。现代的口语和文章中也有这一类的话：“他昨天被蜜蜂蜇了一下。”“被蝎子蜇了可不得了！”而川渝方言却与普通话不同，没有“蜚”这个音，用尖刺刺这种意思被说成“掬”(jū)，如：“他遭蜂子掬了，肿起好大一个包哦！”“你动不动就乱掬人，谨防我拿针掬你嘴巴！”

其实，川渝方言中也有“蠹”这个音，但意思不是用一根毒刺(尖刺)去刺，而是用很多细毛般的微刺去伤人皮肤，说成“蠹人”。年龄稍大、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乡下有些小虫子和某些植物都会蠹人。

早年间，方言称为“瓦虱子”的虫子比较常见。那是一种讨厌又可怕的小毛毛虫，半寸多长，灰褐色，贴在房屋的瓦下面生长。三伏天，烈日将瓦晒烫了，它就会往下掉。那时的房屋一般都没有望板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瓦虱子就从头顶掉下来，落在人皮肤上，人立即会感到如挨了烙铁一般，火烧火燎地疼，还会红肿一大块。在野外，大家感到最可怕的是被我们方言称作“蠹辣子”(也称作“八角蜂”)的绿色肉虫，长约

寸许，虫体头尾各长有四个像角一样的突起，上面有许多橘黄色细毛。它爱生长在桐子树上，若人在树下过，皮肤挨到它了，立即就会剧痛红肿，极度痛苦。

蠹人的植物比较多，很多野草都蠹人，甚至玉米叶、芭茅叶子也蠹人。但这种“蠹”，没有毒，只是人的皮肤表面被其叶子边沿划伤，有点痛感而已。植物界因“蠹人”而恶名昭著的是“蠹麻”。我们方言所说的“蠹麻”正规名称叫“荨麻”，早年间在乡野间较为常见，丛生，两三尺高。其叶子如小孩手掌大小，一头圆，一头尖，上面长着许多尖刺般的细毛，若人的皮肤挨到，那就惨了，会红肿，剧痛难忍。因此，大人常常告诫小孩：千万莫去摸蠹麻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打皮绷子

□王斌

打皮绷子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之一。当时，看着那些成天在树丫枝上跳来蹦去的雀雀，馋得我们直流清口水，心头想，要是能打一只下来烤起吃，不晓得有好香哦。

在巷巷头，凡是男娃娃都会做皮绷子。皮绷子的弓架是自留地里的李子树枝条做的。李子树枝条不大，但结实韧性好，做皮绷子弓架正合适。找截有枝杈的李子树枝条，坐在院坝头，拿弯刀反复削，一个上午的时间，皮绷子的弓架就做好了。皮绷子的两根胶皮只有找老汉儿要了。老汉儿和农机站的人

熟。我们只要开了口，他出去转一圈回来，手里就拿回来了两根令我们望眼欲穿的红色胶皮。

皮绷子做好了，要想打到雀雀还要先练习练习。我们先是把几个空罐头瓶立在墙头上，大家轮流用皮绷子打，后来又练习用皮绷子打活物。用来练习的对象自然就是院坝里头那些公鸡和母鸡了。

这样又练习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自以为“靶子”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去打树上的雀雀，结果发现，根本一个雀雀都打不到。这啥才晓得了，要想吃烤雀雀肉，还是一个梦！

燕儿来要发财

□肖洪江

童年时期，我们最爱说的童谣是：“燕儿来，要发财。”

每年春天，燕子总是如期而至。大人们都会说，家中若有燕子窝，就说明这家人风调雨顺、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。所以，燕子普遍被农民视为春天的信使、吉祥如意的象征，对燕子爱护有加。

我家是老屋，房后柏树成林、房前杨柳依依，院中桂花飘香。燕子每年春天都要到我家的屋檐下寻找避风挡雨筑巢的地方，其实父亲提前已用竹篾在靠街檐的窗户上方专门编有篾闸，方便燕子筑巢。父亲说：“燕子非常有灵性，喜欢安静、清洁、飞行便利的地方，还会选择勤劳、和睦、善良的家庭搭窝，这样就可以保证它们的安全。如果谁家成天吵架打架、鸡飞狗跳不和睦，燕子就不会去这家做窝。所以，要想燕子来我家做窝，就要做到道德传家，这样才能引来燕子搭窝，也才能带来好运。”

当然，燕子也是一种恋旧的候鸟，冬去春来，每年都会在我家做窝。我们每天都会看着燕子用嘴衔泥，整天忙忙碌碌，来回翻飞，在屋檐下一点点构筑它们的家。几天不注意一个半碗形的燕巢就牢牢地粘在墙与屋顶上了，整个巢形成一个花瓶状，伴有一些毛草、根须、羽毛等，最外侧贴着天花板留一个洞作为出入口。继后，燕子育儿喂虫，尤其是大燕飞来，四五只乳燕张着红嘴在洞口排成一排嗷嗷待哺的样子，让人对大燕生出敬意。

燕子还是一种晴雨表，只要我们发现它低飞盘旋、翻飞急促的时候，就预示着天气要变了，或下雨或吹风，很难。
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”有燕子住在家里，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。父母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去掏燕子窝，一定要保护好燕子。据爷爷说，他小时候燕子就在屋檐下筑窝，连年不断，一家人都把燕

子当作贵客一样对待。因此我们家自觉地变得斯文起来，和和气气，勤奋善良，总是洋溢着喜气。良好的家教家风传承，使我从小变得懂事。

燕子之所以招人喜爱，是因为它会给主人带来吉祥、财运、希望和一年的好心情。这样日子有寄托，生活有盼头，一家人就会盘算着多养猪牛羊，多养鸡鸭兔，多搞农副业生产。心里有了底气，忙碌就有了精神，年底真的就有了好收成。

家有燕子，我们每天出门回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看看墙壁上的燕窝，看看燕子在不在。燕子也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牵挂，直到秋天燕子飞走了，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期待。

其实，燕子在谁家搭窝与发不发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但燕子是吉祥鸟，是益鸟，是人类的朋友，是美好的使者，早在《诗经》中就有讲述。因此，爱护燕子，自古至今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。

豌豆开花 各人回家

□苟发刚

从成都办完事返回德昌，在菩萨岗收费站休息时，带队的领导说：“回去后就豌豆开花。”坐旁边的老刘问我：“什么是豌豆开花哦。”老刘是外地人，才来我们这里不久，我给他解释：“领导没说完，全句是豌豆开花、各人回家。意思是回去就不一起吃饭了，回去抱到自家甄子啃。”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老刘似乎懂了：“就是舍不得管顿饭嘛，小气。”我又告诉老刘：“我们小时候几个小朋友在一起耍，玩完了之后。一个个蹦蹦跳跳的，边往家跑，嘴里边喊：‘豌豆开花，各人回家。’后面还有一句：‘不回家的是坏娃娃。’”老刘听后说：“有点意思。”刚回县城，老刘就照葫芦

画瓢给我说：“那我们就豌豆开花了。”我会心一笑，挥挥手转身往自家走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豌豆开花就成了我们当地的一句口头禅，表示不再聚或离开群体的意思。如大家辛辛苦苦干完了一项工作，就会大大舒一口气，说一句：“豌豆开花，终于可以回家啰。”还有平时大家忙完工作，会在一起吃工作餐。天天吃食堂，总不如家里的饭菜香。工作一完，不吃食堂了，就会高兴地说：豌豆开花，回家吃自家。

为什么豌豆开花就一定要回家，这个说法起于何时不得而知，但我们这里一直就这么说，说出许多乡情和喜悦。

老坎

□陈世渝

川渝方言里的老坎一词，我的理解大概是穿着朴素、土气、不讲究的意思。

其实，看似木讷老坎的人，往往深藏不露，嘿门老道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电视连续剧《山城棒棒军》里的梅老坎，一天到黑穿件旧垮垮的衣服，总是笑嘻嘻的，把一个幽默、朴素老坎的“棒棒”演得活灵活现，令人难忘。

以前我开茶馆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张嬢嬢带个女娃儿来悄悄把我考察了，我却蒙在鼓里一点都不晓得。勒女娃儿是她默倒给我介绍的女朋友。我以为是为来打麻将的顾客，逗没在意。过后张嬢嬢说起勒事，我问她那个女娃儿把我看起没得

嘛，张嬢嬢笑了说：“别个人是看起了的，说你长得有点帅，逗是嫌你穿得太老坎了，怕带不出去，不啷个满意。”我想，喂，勒个妹儿还精灵地，相亲也不事先说一声，不然我好注意点形象，打扮一哈嘛。那天我穿的工作服，看起来臃肿，不大讲究，是显得老坎，难怪别个没看起我。我气到了，第二天逗去买了两套衣服，把各人好好生武装起来，穿得伸伸抖抖，免得二回遇到勒种好事，将机会放脱了，逗可惜了噻。

看来，虽不提倡以貌取人，但人是衣裳马是鞍，还是应该注意点穿着打扮，不然灰头土脸，老坎很了，是让人瞧不起哟。

剪毛弹儿

□汤飞

在老家，剪毛弹(dàn)儿是理发的意思，现在说的人比较少了。我们小的时候都这样说。小娃儿的头发长得快，差不多隔个把月，妈就会说：“你那毛弹儿又剪得了，长得像桩疙瘩(长满茎须的树桩，类似于爆炸头)样。”

村里的理发店一时多、一时少，其中有一家固定的。男的在村小学教书，女的开小卖部，同时理发。老板比我妈大不了多少岁，但架不住辈分高，我得喊她“小华婆婆”，其实本人年轻漂亮，穿得也很洋气。有时是我各人去，有时老

妈会同路一起去。小华婆婆一边和我妈摆龙门阵，一边用推子或剪刀修理我的头发，偶尔还要为顾客介绍商品，回到柜台取东西、收找钱，一心几用。

我最害怕的是洗头发。眼见她兑好一瓷盆水，放在门外街沿边用砖头码起来的台子上，我慢慢吞吞地坐到凳子上，尽量埋低头。当水淋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好像溺水了样，拼命地吸气，摇晃脑袋。水从耳朵坡滑下去，顺着脸包子冲进鼻孔，更叫人心慌，洗发水钻进眼睛，我免不了哭闹嚎叫。小华婆婆和老妈都没想

到我洗个头会这么困难，拿个人抱住我才勉强冲冲洗干净。那阵仗，估计跟杀猪不脱二壳。结果下回还是一样。不夸张地说，洗头发成了我童年的阴影之一。

哪怕是现在，如果淋浴喷头的水太急，仍然会让我有可怕的感觉。

后来，小华婆婆一家搬到城里，村里再没有固定的理发店，大家通常趁逢场天去镇上理发。如今，我最怕“秃”然间就没头发可剪了，所以特别羡慕“白发三千丈”的发量，格外珍惜每次剪毛弹儿的机会。